



序言

1955年，对于交通大学来说，是一个值得特别纪念的年月。4月，国务院决定，建校已届一个甲子的交通大学要由繁华的上海迁往古都西安。翌年，一趟趟专列满载着交大师生员工和家属支援、建设大西北的殷殷深情，由上海徐家汇车站浩浩荡荡开往西安。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胸怀大局的交大人毅然响应国家号召，放弃了上海舒适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自愿来到西北，成为黄土地的拓荒者、西部大开发的先行者。时光倥偬，又一个甲子过去，几代交大人为祖国建设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奇迹，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史册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2016年4月8日，是西安交通大学建校120周年暨迁校60周年的盛典，为迎接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历史时刻，已是耄耋之年的老师们，回望自己的奋斗足迹，追想自己的青春年华，当是对人生的一次无悔怀恋，对事业的一次骄傲呈现。

学校决定出版《耄耋回望青春》这部书，不独以交通大学西迁人的亲身经历展示昔日创业者的足迹，缅怀老一辈西安交大人的不朽业绩，挖掘西迁精神的历史沉淀，更在于以西迁的崇高精神激励后来者继承



和发扬光大，为国家和社会做新的奋斗、新的奉献。

60年前，中央决定交大西迁，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布局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这一重大问题，要在大西北建成水平高、实力强、后劲足，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社会主义一流大学。60年来，西迁的交大师生听党的话，克服了重重困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艰苦奋斗，实现了黄土地上的伟大创业。学校坚持立德树人，以培养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一流人才为使命，成为我国重要的高层次、高素质人才培养基地，良好的教育质量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交大西迁不仅带来了学校60年的持续向上发展，带来了高级知识分子群体在西部的聚集，也带来高等教育领域一马当先的大好局面，凸显了优秀大学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先导性作用。学校坚持自主创新，在推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的突破和传统技术的升级换代等领域产生了一大批重大成果，为国家特别是西部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回眸足迹，《耄耋回望青春》一书中讲述的历史与经历，虽然是昨天的故事，但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当时交大人风貌和精神的光辉写照。饮水思源，继往开来；西迁精神，薪火相传。当年西迁的前辈们，如今都已是耄耋老人，有的已长眠在为之奋斗的土地上。他们当中许多人曾有各种各样的机会返回故乡，但他们始终没有离开这块热土，没有离开西安交大，他们奉献了自己，奉献了几代人。因为他们的事业，他们的爱在西安交大。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西安交大就是他们的家。

60年过去了，几代西安交大人艰苦创业、开辟新校园、兴办新专业、发展新事业、开拓新领域的冲天干劲，想国家之所想，急人民之

所急，为国家民族而勇于担当和不懈奋斗，以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铸就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伟大西迁精神，成为西安交大永远的丰碑和光荣。岁月的流逝，不但丝毫未能磨损西迁精神的光彩，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在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今天，不断丰富着西迁精神的内涵。作为中国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的重要体现，西迁精神所蕴涵的奉献报国的使命文化、严谨精致的卓越文化、开拓进取的创新文化、团结互助的团队文化，必将成为推动学校发展、引领学校文化提升的新内涵，以及西安交大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永恒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等教育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科技创新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在学校十二届党代会上，我们坚定不移地提出了西安交通大学的办学定位——扎根西部，服务国家，世界一流；描绘了到本世纪中叶、建校150周年时，实现“大师名流荟萃、莘莘学子神往、栋梁之材辈出、国际影响显著”的发展愿景。

回顾建校120周年暨迁校60周年的历程，总结跨越三世纪以来的探索与实践，我们相信，只要全校师生员工凝心聚力，传承西迁精神和老交大光荣传统，将西迁精神与延安精神结合起来，将西迁精神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乐观主义旗帜，从现在起的每一天、每一刻，都兢兢业业，励精图治，攻坚克难，深化改革，加快创新，在新的艰苦探索和奋力拼搏中勇攀高峰，我们就一定能够开创学校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实现中国梦征程中加快将西安交通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再创第三个甲子的辉煌。

谨为序。

张西曾

2015年10月





序言 / 张迈曾

1 铭记历史 弘扬传统

- 交通大学光荣的革命传统 / 史维祥 003
- 漫谈西迁精神——在几次座谈会上的发言节录 / 张肇民 016
- “西迁精神”是交通大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 王则茂 025
- 发扬西迁精神 再创事业辉煌 / 陶文铨 033
- 继往开来 再铸辉煌 / 机械学院 038
- 西迁精神是交大人的骄傲 / 胡奈赛 054
- 重温交大“西迁精神” / 张玉璋 058
- 为科学立命 为交大立心——采访朱继洲教授感记 /
公管学院 064
- 老照片讲述的西迁故事——迁校与创业篇 / 白延生 祝玉琴 068

2 回望西迁 不辱使命

- 关于交大迁校的一些回忆 / 谢友柏 093
- 热爱 感恩 敬仰——林宗虎院士采访录音整理 / 能动学院 103
- 超临界压力试验台架的建设与发展 / 陈听宽 108



- 回首当年 一生无悔 / 陆文华 115
- 西北强 中国强 / 马乃祥 118
- 回忆西迁 / 吴百诗 124
- 回忆我的“后西迁” / 吴寿镛 130
- 潜心教学创新路 科技攻关利民生——回忆老伴张镇生 /
张嘉润 138
- 交大育我成长 我为交大争光 / 赵卓贤 148
- 风雨岁月30年——忆交大卫生保健事业发展历程 /
原文 沈伯参 整理 高玛丽 刘浩 代小勇 庄稼 154
- 西部热土上的二三事 / 熊则男 163
- 忆金相教研组的西迁和西迁后的工作 / 宋余九 170
- 我真的想再活50年 / 朱维斗 173
- 忆交大西迁和外语教学的发展 / 周淼冬 徐婉珠 177
- 迁校初期点滴 / 徐健学 181
- 在交大的岁月 / 林其骏 188
- 老照片讲述的西迁故事——学科与专业篇 / 白延生 祝玉琴 192

3 扎根西部 青春无悔

- 在西安交通大学的蓝天下成长 / 徐通模 199
- 难忘的青春岁月 / 卢烈英 庄为其 206
- 西安 我的人生征程开始的地方 /
口述 孟庆集 整理 夏琳双 213
- 在交大学到了什么——60年交大生活的几点感言 / 任汝芬 221
- 西迁——我的60年追梦之旅 / 刘正兴 227
- 在创办新专业的过程中成长 / 林文坡 233

我的西迁成长记 / 郭干慈 237

难忘西迁初期艰苦快乐的学习生活 / 周衍禧 240

在交大学习和工作的岁月 / 卢振荣 242

我爱西安 我爱交大 / 何卓烈 251

粉笔无言写春秋 桃李硕果溢芬芳——王桂芹教授专访纪实 /

电信学院 258

4 追忆前辈 感恩师长

忆彭康校长在三五〇教研室的蹲点 / 张端 271

缅怀为西迁后的教学工作呕心沥血的张鸿副校长 / 严子敏 274

饮水思源敬贤哲 追求卓越建一流 / 王铁军 侯德门 申胜平 279

在西部的坚守与奉献——回忆周惠久教授 / 邓增杰 288

一代宗师钟兆琳教授 / 焦垣生 297

回忆恩师陈大燮 / 许晋源 304

品同松柏垂青史 行为世范绘丹青——纪念蒋大宗教授 /

《西安交大报》记者 307

我国真空电器领域的一代宗师——纪念王季梅教授 /

别朝红 刘志远 吴美潮 311

回忆往事 思念旧友 / 施明德 315

5 峥嵘岁月 多彩人生

满怀深情话西迁 勤勉求精铸校魂 / 电信学院 321

奉献60年 耕耘一甲子——记汪文秉、张端夫妇 /

电信学院 322



- 我校计算机专业的建立和发展——郑守淇教授自述 /
电信学院 327
-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鲍家元教授自述 /
电信学院 332
- 岁月如歌话当年——采访唐立森教授纪实 / 电信学院 336
- 与书为友 始终如一——走进顾海澄教授的读书生活 /
材料学院 345
- 病理生理学专业的领路人——访卢兴教授 / 医学部 353
- 忆学习与工作中的几件事 / 李学智 359
- 线性代数学科第一人——记刘全洲教授 / 经金学院 366
- 替武则天翻案的人——记中国法医学家胡炳蔚教授 /
法医学院 370
- 青春桃李盛 耄耋杏林芳——田梦玉教授采访录 /
基础医学院 374

后记 / 378

铭记历史 弘扬传统





交通大学光荣的革命传统

史维祥^①

解放前国立交通大学有着辉煌的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交大学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特别是1947年以后的交通大学成为上海市学生运动的“民主堡垒”，给国民党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在交大校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下面我先简要介绍一下交大地下党的建党历史。

交通大学很早就有了党组织。1925年底，交大的8位党员成立了中共交大支部，张永和任书记。同时成立了共青团支部，陆定一（后为党中央宣传部长）任书记。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清党，交大党支部停止了活动。1927年8月，交大重建党支部，1929年，第二次停止活动。1930年交大电机系学生许邦和及乔魁贤加入共产党，并发展了另外3名学生入党，地下党组织第三次重建，许邦和任支部书记。由于“左倾”盲动，20世纪30年代初，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损失很大，交大地下党组织第三次停止活动。1937年，日本对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上海沦陷，交大部分专业被迫到法租界办学。

^① 史维祥：1928年1月出生，1949年3月参加中共地下党，1952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并留校任教，1956—1960年在苏联加里宁工学院学习，1960年8月返回西安交大，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等职。



1940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重建党组织,到1941年8月,有了4名党员,党支部正式成立,由钦湘舟任支部书记。从此以后,交大的地下党组织在党中央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到1945年抗战胜利,交大地下党员已有25人,当时支部书记为吴增亮。抗战胜利后,交大重庆部分与上海部分合并,在徐家汇复校,党的力量空前壮大。1946年4月,电机系江泽民(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经过王嘉猷同志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同年9月,交大党支部扩建为党总支,吴增亮任总支书记。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党员人数已发展到198人,还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简称“新青联”。沈讴、俞宗瑞、庄绪良等同志先后担任过交大地下党总支书记。1949年12月,中共交大党总支公开选举陈启懋同志为总支书记,正式及候补党员有111人。

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学生和全国学生一起,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里(时国民党首都南京)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蒋反美运动,与工人运动等一起形成了与国民党斗争的第二条战线。在上海的学生运动中,交大起了领头作用,每当一个运动来临,交大登高一呼,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有时甚至一批中学也起来响应,参加全市游行示威,对上海市甚至南京国民政府产生了很大的震慑。下面我们回顾交大几次主要的学生运动。

一 “抗暴运动”和贾子干事件

1946年9月22日晚,美国水兵打死黄包车夫臧大咬子。1946年12月24日,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美军方不惩处,国民政府曲意包庇。27日,北大学生发表“告北平市同学书”,呼吁全市学生联合起来,抗议美军暴行。30日,北平各校学生罢课一天,并举行示威。消息传到上海,交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系科代表大会(学生最高权力会议),决定成立抗暴委员会,联合上海各学校举行联席会议,成立联合会。1947年元旦,全市27所学校学生1万多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暴游行,交大学生排在队伍的最前列,有1000多人参加。交大抗暴委员会还组织了十几支宣传小队,深入到各个中学,特别是女中宣传。这次全国性运动充分

显示了学生在反蒋反美方面的力量，给蒋介石政权一次沉重的打击。2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指出蒋介石统治区的伟大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

1947年4月4日，交大学生贾子干在同济大学校门口被美商德士古洋行汽车撞死，得不到合理的赔偿。面对傲慢的央行经理和蓄意包庇洋行的上海市长吴国桢，广大学生群情愤慨，怒火中烧，在外面示威，并派出代表和美国洋行谈判。4月15日上午，600余名学生乘车去市政府与洋行董事长进行谈判，交大校长吴保丰也在中途到场，美方迫于强大压力，同意付出应有赔偿，这沉重打击了美国佬嚣张气焰。

二 交大有名的“护校”运动

起因是国民党教育部强令交大停办航海、轮机两科，1947年初，又不允许设立水利、纺织、化工三系。听到消息后，师生群情激愤，1000多名学生联名要求成立护校委员会。4月8日，老教授等举行护校座谈会，并派代表与吴保丰校长一起到教育部请愿，教育部对学校的要求一概拒绝，部长朱家骅还当面训斥校长，说其不该来。忍无可忍，系科代表大会决定组织学生到南京去请愿。5月13日晨，全校3000多名学生分乘50余辆卡车到火车站，准备去南京请愿。队伍浩浩荡荡，受到沿途市民的同情。到达火车站，发现国民党军警四处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学生们则秩序井然。交大原属交通部管理，当时机械系有机车车辆学科，学生们实习是在铁路上，认识铁路工人，也能够自己开火车。下午4点左右，学生们在工人的暗暗指引下找到了藏起来的火车，由机械系2名学生开动的一辆火车进入月台，同学们热烈欢呼。据说，蒋介石在南京大怒，说若让上海学生到南京来闹事，就要市长的脑袋。所以，吴国桢十分着急，亲自到铁路上来阻止火车开动，并与市议长潘公展等进行威胁，在喇叭里训斥学生说，你们必须立刻返校，否则一律开除，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也坐了铁甲车来谈判。由于他们态度很坏而激怒了在场的学生，于是大家纷纷上火车，火车头上贴着“交大万岁”大幅标语。这时上海暨南大学、上海医学院、浙江英士大学学生代表高呼“支援交大护校斗争”



“欢送交大同学晋京请愿”等口号，前来支援，还送来热饭、药品等。交大学生自己开火车，汽笛长鸣，缓缓地驶出火车站。火车开出不久，很多段铁轨被反动当局拆除了，土木系学生就不断下车重新铺好，就这样，列车开到了真如站。铁轨再次被破坏了，而且青年军在路口布阵，朱家骅先来又溜走了，吴国桢、蒋经国和警备司令部宣铁吾以及校长都赶到现场，他们把朱家骅亲自签名的书面答复交给了学生代表，答应了学生的全部要求。在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下，学生们同意停止前进，护校取得基本胜利，学生分乘市公用局调来的公共汽车凯旋而归。后来，学生会又选出了15名代表，与教授会共同赴南京谈判，达成了正式协议，还争取了一笔经费。

三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及“五二〇”惨案

这是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指示直接部署和指挥的蒋管区范围的一次大斗争。毛泽东同志曾把这次运动与“五四”“一二·九”运动相提并论，指出“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1947年，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他们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教育事业方面，不断削减经费，教职工长期欠薪，学生生活日益恶化。我们吃的是发红有时甚至发霉的糙米，蔬菜根本谈不上，即使这样的饭也时常被抢光。我们总结出—条经验：第一碗饭要少盛，赶快吃完，抢第二碗饭，第二碗饭就可以装得满满的。校门口张贴着讽刺漫画，画着一架天枰，一头是一天的伙食费，另一头是两根半油条。这种生活条件下，我们学生强烈要求调整伙食费，并响应南京中央大学倡议，决定自5月13日起罢课，提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及“抢救教育危机”的口号，与“平、津、杭、汉”等地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宣布成立“上海国立大学学生联合会”，同时派代表于5月20日与南京同学一起向南京政府请愿。5月19日上午，10余所国立院校的学生会和前来支援的4所私立大学的学生7000多人，先于暨南大学集中，再到北火车站广场开欢送代表会。沿路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游行队伍出发前就遭到国民党警备

司令部阻拦，学生们冒险冲出警戒线。交大队伍的卡车上挂着两根半油条的漫画，另有5个人在队伍前各举一只破了的大饭碗，碗上各写一字，连成“我们要饭吃”。同时，我们还沿路散发传单。反动当局调来了军警在前面阻挡，还调来马队想冲散队伍。交大学生冒着极大危险，冲在最前面，带领大家冲过军警队伍，或向后转，后队改成前队绕道而过。这次游行震动了整个上海，得到上海市人民的广泛同情与支持。

“五二〇”惨案情况是这样的。1947年5月20日，京、沪、苏、杭等城市学生会代表6000余人，在南京为“反饥饿、反内战”向国民政府请愿游行时，在珠江路遇到军警宪特的袭击，学生重伤19人，轻伤90人，被捕28人。消息传到上海，我们这些积极分子立即集合。听了代表对真相的揭露，大家十分震惊与气愤，学生在紧急钟声集中，并冲出校门，上街抗议、示威，高呼“支援南京学生”“严惩制造南京‘五二〇’血案的凶手”等口号。根据中共上海市委指示，召集全市102所学校学生代表开会，成立“上海市学生抗议‘五二〇’惨案后援会”，决定23日、24日全市总罢课。交大实行无限期罢课，并绝食一天。学生自治会成立一批宣传小队，到市里和中小学去宣传，控诉国民党暴行，随后多人遭到逮捕。学校连日邀请著名民主人士如马叙伦、胡子婴、周建人等来校演讲，进一步发动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

其中，有三件事很值得纪念。一是在23日、24日全市总罢课之际，校内国民党、特务、三青团分子凑成一个“正义大同盟”，打出“反罢课、要复课”口号，企图挑拨分化学生。学生自治会立即组织进行斗争，同学们纷纷责问他们为什么要出来捣乱，拿了国民党多少津贴？我们还在上院走廊边设立了灵位，为这些“正义分子”募捐化缘。这个同盟最后很孤立，在学生一片讥笑声中被粉碎了，这说明当时我们学生中的进步力量是很强大的。后来，这些破坏分子的活动都只能转入地下了。

另外一个“上院114事件”。114是徐家汇交大上院一楼的一个教室，全校系科代表都是在这里开会。5月20日晚，系科代表大会在上院举行，讨论复课及营救被捕学生事宜。这时校内特务学生在楼外假装自相哄打，并毒打会议纠察。一群校外特务和雇佣流氓钻进篱笆围墙，



扑向 114 教室，徐家汇警察分局还开来了警车，以维持秩序为名进入校内。特务、流氓用大木桩撞 114 室门，用斧头劈门，又砸破窗子向里扔砖石。里面学生用课桌椅顶住室门，形势十分危急。幸有一位纠察不顾危险，冲向大钟，敲响学校设定的紧急钟声。于是大量学生向会场奔来，从外面又将警特包围，敌人见势不妙，被迫丢下凶器逃走了。但在黑暗中，我们也有 14 名同学被警特抓走。5 月 26 日晨，交大校门两边墙上贴出巨幅漫画和大标语，2600 余学生排队要冲出校门向广大市民控诉特务暴行。但学校四周已被军警包围，门口还架上了机枪。自治会决定改变斗争方式，要市长吴国桢来校谈判。26 日 9 时许，吴来校，下令撤走军警，即去 114 教室观看现场及破门凶器等。同学们提出了 7 条谈判内容，要求严惩凶手、赔偿损失、释放被逮学生等。与此同时，学生们把 2 名特务学生押送会场站台示众，进行审判，并要求校方开除他们（后被开除）。吴国桢当即同意释放学生，负责赔偿受伤学生医疗费等。随后，我们燃起鞭炮迎接被捕学生回校，并在 5 月 28 日停止罢课，晚上召开了团结胜利大会。解放后数年，114 教室被砸毁的门还保留着以资纪念。5 月 30 日后，国民党对交大进步学生又下毒手，有 3 人被捕，18 人被通缉，12 人被开除，到 8 月 4 日，被捕学生才被释放。

四 “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运动

1948 年春，美国政府积极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扩建日本海上保安厅舰只 150 余艘，警察由 6 万人扩充到 30 万，还推行“资本美国、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的方针，企图把中国变成美日殖民地。国民党为讨好美国，出卖主权，与日本战犯勾结，搞中日亲善，倾销美日商品，我民族工业濒临严重危机。广大学生强烈反对，上海学联在交大开会，组织全市学生参加，进行了一连串规模不同的政治性集会，提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口号。5 月 4 日晚，交大在校园内民主广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营火晚会。会场内外展示了大量历史资料与画片，来揭露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和宣传中国青年的光荣革命传统。广场上还搭建了一座题名为“民主堡垒”的竹架。当晚全市有 1 万多同学参加，围着熊熊篝火，

唱歌跳舞。大会首先由主席讲话，他悲愤地控诉了日寇的暴行，揭露了蒋政府追随美国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卖国政策。接着国际问题专家孟宪章作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主题演讲，揭露了美蒋祸心，激起了全场强烈义愤。会上还烧掉象征美帝、日本法西斯和蒋介石三人的稻草人，全场欢声雷动。大会在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中胜利结束，参加这次营火晚会的有 150 所学校，成立了“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这次晚会大大激发了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斗争的激情。

在这以后，学生自治会还组织了两次知名民主人士座谈会，邀请吴国桢等人参加，评论要不要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是否违法等。6月3日，第一次座谈会在体育馆举行。我们学生吃过中饭正三三两两去体育馆赴会，会议尚未开始，吴提前来了，并发表演讲，说什么美国扶植日本是为了避免亚洲赤化，为了对付共产党；美国对中国有很多援助，你们吃了美国援助的米还要反美等等，学生“叫声”“嘘声”“跳脚声”不断。在阵阵反对声中，吴说还有要事，就溜走了，逃避了一场被批判会。座谈会上著名人士张纲伯、娄立斋先生痛斥吴国桢的奴才立场，还有周谷城、卢于道，新闻界、妇女界代表等纷纷发言，阐述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正义性、重要性，批判国民党反对学生运动的错误政策等。此后吴国桢把矛头指向交大，他6月6日召开记者招待会，骂爱国学生是借“爱国之名，图卖国之实”。对交大学生自治会提出“七点质询”及“八点再质询”，叫嚷要“齐之以刑”，对交大进行精神战。学生自治会则提出五点反质询，拒绝传询，拒绝吴的无理要求。

6月26日，交大学生自治会邀请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在体育馆召开第二次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座谈会，名曰“公断会”，请大家来评理。交大同学 1000 多人参加，还有陈叔通、马寅初、许广平、史良、王造时、张纲伯等知名人士 30 人出席，盛况空前。“公断会”向吴国桢正式发了请帖，但他不敢来，所以是吴缺席了公断。会上陈叔通老先生首先发言，说“美国扶植日本对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息息相关，吴市长说你们不是爱国，说这种话的人倒是卖国”；史良先生从法律角度论证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



的正义性、合法性，吴市长对学生搞神经战，他是犯了威胁、恐吓罪等等；马寅初则以校友身份，说要坐牢一起去。全场掌声不断，口号不断，会议开得十分热烈，对国民党反动派批判得有理有力。

在两次座谈会中间，6月5日还举行了全市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大游行。交大在6月4日举行系科代表大会，决定6月5日参加全市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大游行。程孝刚校长和18位主任贴出布告，宣布集体辞职。6月5日这天，国民党如临大敌，调来大批武装军警和飞行堡垒封锁交大，对复旦、同济等校也采取同样的措施。下午游行大部队接近学校大门，门外反动军警荷枪实弹，机枪正对校门出口。学生改由后门出校，飞行堡垒又从前门急驶后门。国民党铁了心，我们硬冲势必造成流血事件，党总支当机立断，改在校内游行，并用图片资料、话筒喊话等方式，向包围学校的军警进行宣传。反动军官害怕正义，他们也无法，只能用唱歌或向后背向交大等办法来对抗，显得十分狼狈，十分不得人心。原定在外滩公园集合的游行队伍，由于交大、复旦、同济等主要高校被封锁未能前来，许多中学生被强行驱散，很多学生遭殴打受伤，60多位学生被捕，这些反动行为激起了全市广大人民的更大义愤。

五 黎明前的战斗

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国民党节节失败，上海的国民党作垂死挣扎。他们在政治上大搞“肃清匪谍”“特种刑事法庭”和“安定后方”，在经济上发行伪金元券，对人民进行搜刮。上海物价飞涨，教工拿到工资要跑步到市场换成银元，否则手中金元券会很快贬值。

党组织要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搞大的运动，要积蓄保存力量，深入教育与组织群众，学习提高认识，要发展壮大组织，组织护校，应变及配合上海解放等工作。

首先是反迁校斗争。国民党要把交大这所著名学府迁到台湾，此外，还有唐山交大来的准备去台湾的一批教职工住在交大。党组织广泛做教授工作，访问著名教授，坚决留沪，最后使交大及唐山交大来的教职工全部留沪。

我们按班级在积极分子中组织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在党内还学习了延安整风运动等文献。一些同学半夜将其刻成油印册子发到党员手中，有的党员只能躲在被窝里用手电学习。我们最喜欢“每日新闻”，学生会专门有一批同学深夜收听新华社短波，写成大字报，在学生会门前贴出。每天报道解放军已打到哪里，国民党组织代表团到北京与共产党谈判等新闻。部分学生对“和谈”“长江为界，南北分治”等仍抱有幻想和各种模糊认识，党组织组织了各种讨论会、座谈会，如在1949年3月下旬一个晚上，召开了真假和平辩论会，由史霄雯（学生自治会领导）主持，穆汉祥、徐裕光（地下党员）扮成正反两面相互辩论，形式生动活泼，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党想拖延时间，继续顽抗的事实，结论是只有把革命进行到底才是唯一出路。

在组织上，我们各班级以党员为核心，发展了一批党的外围组织，即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简称“新青联”，他们是班上的积极分子，一直跟着党走。我们共发展了400多人（后来他们成为离休干部）。在此基础上，党总支发展了一批党员，他们是一批觉悟高，联系群众好，在历次学生运动中起了核心作用的学生。临解放时新老党员有190多人。学校行政为“应变”及迎接解放，组织了应变委员会，并成立了护校总部，保护学校仪器设备，储水储米，迎接解放。为防止遭破坏，原来党组织都是单线联系，为适应形势需要，我们以召开党小组会的方式进行活动，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工宣队曾怀疑我是临解放前混进来的假党员，在调查中地下党员都为我作了证明。

在这期间，1949年4月1日，南京中央大学等校学生6000多人示威游行，要求国民政府接受和平谈判八条，遭到血腥镇压，即南京“四一”惨案。国民党已作垂死挣扎，不顾一切镇压革命力量，上海每天都有一批革命同志遭枪决。所以交大党组织提高了警惕，积极应对国民党的大逮捕。党组织首先把已暴露的同志送解放区或躲藏起来。学生组织纠察队24小时沿校园围墙巡逻，一旦有事就鸣钟，大家都集合到体育馆。这段时间，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等内部的同志每天带信出来，说哪天要来交大逮捕，党员必须离校住宿，但几天都没有来。实际上军特已考虑到



这点,每天通知要行动,实际上是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我们思想上有些麻痹了,4月26日,很多党员住回了学校,但就是这天晚上,大批军、特、宪从后门冲破围墙,一位巡逻同志跑去敲钟,被开枪打伤,所以到我们梦中惊醒时,各宿舍门口已架上了机枪,根本跑不出去集合。校内外特务军警在每栋宿舍逐个房间按黑名单抓人。当时我住在新宿舍314房间,已查过的一位吴姓同乡潜到我们房间,告诉我有危险。大家立刻想办法,同室同学嵇醒(后为我校力学系主任)与我长得像,借给我他的学生证,使我能躲到已查过的房间,躲过一劫。当时我们班有我与张寿(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2名党员。各宿舍查完后我们都走出来,向军警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这次“四二六”大逮捕抓走学生总数为55人,其中党员15人,“新青联”成员20人,都是平时已“红了脸”的。由于党长期的隐蔽斗争经验,党的领导人员均未被捕。后被捕的同志大部分被保释,留下敌人文件中决定要处决的14人。在警特内部人员的帮助下及解放军及时进入上海,才免于被杀害。他们在狱中都坚贞不屈,表现出革命同志应有的气节。令人悲痛的是,在学校解散后,穆汉祥、史霄雯两位同志被杀害在宋公园。解放后我们开了沉痛的追悼会,并把他们移葬在校内(徐家汇校区)供后人纪念。穆是党的领导成员,史是学生会领导,曾到我们宿舍来催我写过稿件等,我们都是熟悉的。

4月26日大逮捕后,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军队进驻学校,限令三天内紧急疏散。交大除少数人留校保护学校外,所有学生都疏散到校外住宿,一部分学生被迫集中到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住下。我们这些在上海没有亲友的地下党员,就住到上海同学家里。疏散后,党总支继续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各项工作。一是组织营救被捕学生;二是组织员工把学校一些重要仪器设备转移到附近工厂等妥善保护;三是将遣散的党员及“新青联”成员组织起来,建立起联络网点,组织学生学习解放军城市政策,约法八章等各项规定,学习解放区的新经济政策等;四是组织保安队、宣传队,准备一旦解放军进市后与地区工人系统一起站岗、放哨、维持治安、支前、向导、劳军等。我们地下党员还负责地区侦察,将附近国